

巴人全集

卷二 短篇小说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巴人全集

卷二 短篇小说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人全集/巴人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宁波:宁波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2533-5

I. ①巴… II. ①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3337号

责任编辑:《巴人全集》编辑组

装帧设计:刘 派

责任校对:《巴人全集》校对组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626 插 页:1 字 数:10125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00元(全十九卷共二十一册)

产品编号:061171-01

目 录

在没落中 / 1

这样的—个晚上 / 3

—个陌生的人 / 15

遗恨 / 25

三封信 / 37

我想起了自杀 / 67

酒里的生命 / 74

给梦蕙 / 79

乡长先生 / 85

乡长先生 / 87

血手 / 113

灾 / 128

牛市 / 138

族长的悲哀 / 153

友谊 / 163
仇视 / 173
逆转 / 181
追剿 / 200
一夜 / 218
还乡 / 228
校后记 / 243

流沙 / 247

流沙 / 249
没落的最后 / 270
有张好嘴子的女人 / 284
浇香膏的妇人 / 294
悲剧的性格 / 307
我们那校长跟爸爸 / 314
隔离 / 329
野兽派作家 / 345
勘灾 / 356
保镖黄得胜 / 370
猫的威权 / 385
一个负责的人 / 393
乡间的来客 / 406
龙种 / 416

阴沉的天 / 421

贼 / 429

一天 / 433

编后记 / 438

编后说明 / 440

(本卷责任编辑:袁帅)

这样的一个人物上

在没落中

这样的—个晚上

我竟从被列为被压迫民族的故国来到这素以帝国主义自傲的日本来了。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此来,终久是为了什么。要是说,为的来找光明,或是看黑暗,那也似乎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要是说并没有什么目的,似乎也不是这么一回事。然而,我终于来了。于今,也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日本给我些什么印象呢?”我常常这样自问。虽然在这样短短的时间中,发这个疑问,不免有点不自量力的夸大。但是,我对于在这两个月里,竟丝毫没有一点异国的情调的获得这件事,却始终怀着不可解决的疑窦。“人间原是我的故乡呵。”我有时尽可这样解慰。但“日本终久是和我们的故乡一样的吗”,却又使我不无茫然。

因是,我常常想起了这样的—个晚上。

在这样的—个晚上,还是我到日本后的第三天。在一间六铺席的“货间”(Kashimer)里,蒲团上坐着三个异国的流放者,其中一个便是我自己。

“日本终究是个落后的国家。”傲慢的K君,老吏断狱般地在我们的讨论日本终究是个怎样的国度时这样坚决地说。

屋外的风声不断地掠过屋顶,摇震着窗门。我在这个状态下,惊奇地听着K君的话。

“这是怎么说起的呢?”我终于从沉默中发声问了。

“根据日本的风俗民情,我是这样的说。”K君似乎有许多话说,欲扬故抑般地停顿了一下。已经来日有两年了的H君静了下来,待着K君的后语。

“你们以为日本有兵舰,有武力,有科学的环境,就可说日本是上前的国家了?其实这都是残忍的绮语。我知道中国尽也有许多学者之类的东西,正在做这样梦,说这样的残忍的绮语。我们先就日本的民族性上判解。上层阶级的,还是想利用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子的思想,来做他们帝国政治的护身符。所有政党,都不过想获得一个优裕的走狗的地位,断不肯正面地对帝制加以攻击。一般站在

政党外的自由思想者，也多在这个狭隘的圈子里跑，断不会想这帝制的存在，就是产生封建思想与军阀的必然性。至于帝皇的忠实走狗，便是忠君爱国的孔子思想的秉承者……”

我似乎有点茫然，不能理解 K 君的思想。正想质问时，H 君却已先我说了。

“只是抽象的空论呵。事实呢？”H 君的脸上薄薄地浮上微笑，淡淡的灯光，照着这微笑。弥觉 H 君是个和蔼的肯研究的学者。

“事实多了咯。我似乎在报上看到一段新闻。说日本有一位将官，名字呢，我忘却了，在俄国自杀了。原因是因为俄国的官员检查他信札，探察他行动的事被发觉了，感到受辱，有失日本帝国的光荣，于是自杀了。在我以为像这样讲‘气节’的精神，真的是孔家店的老牌货。他没有想到自己到俄国去，是不是也别有使命。……但是这可不说，再就下层社会说，武士道的气味，还深深地潜在着。什么地方都表现着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与妄自尊大的气概。最有趣可笑的是去年不知哪一个‘国民’因深深痛恨田中内阁，竟自跑到田中内阁的家门前裂破自己肚皮，算作报了仇了。这一件事。……至于此外军国主义的教育啦！日本女子地位的低落啦，电影上接吻的禁止啦！……”

我不觉笑了出来。K 君竟这样重视接吻。电影上接吻的禁止，竟也算作是日本落后的证据之一了。但 K 君还不顾地说下去。

“这都是必然使日本落后的原动力哟！此刻日本的阵势是怎样的呢，我可以断然地说一句：日本是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互相矛盾地协调着的姿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封建势力终要渐次削弱。然而日本竟出例外地，采取着矛盾的协调的姿态。……”

“我呢，似乎不如你这样地想。”H 君于是郑重地说了。我深深地注视着 H 君的闪动着的深陷着的清秀的两眼，在茫然中，感到了一种喜悦。“在表面上看，日本也许诚如你所说的这般状态。然而实际上，日本思想界，已在昭示这是暴风雨的前夜。社会主义研究社成了日本政治上的虎列拉，无时无刻不在利用‘斯派衣’（Spy）政策防止其蔓延。然而事实上，这个运动，这个社会主义思想的运动，还在继续滋蔓，而且更深沉更广大地波及开去，近来帝大、早大学生有规律地反对军事教育，反对思想善导等等的行动，虽然是极小的泡沫般的事，却也不能说不是有深厚的意义。至于普罗列太利亚的实际运动，在东京的你，当然没有看到，工业中心的大阪等处，却早已在发动，暴风雨总有一天会来吧，前夜的信息

已经在微微地报告着了。……”

我听到普罗列太利亚几个字,又想起国内普罗列太利亚的文学运动来。正想问一问日本文坛上的现象,K君却接着说了。

“什么普罗列太利亚运动,还不是文字的游戏,正和我们贵祖国一样。”K君不免愤慨,燃起了一支香烟,眼直睁着缭绕的烟尘,“在我是不信有这一回事的。我呢,正也是个渴望普罗世界的实现的人,而且,实际说,在国内我也为此项运动努力过。现在呢,我已看作这烟尘一般的,成为‘过眼’的东西了。我简直不能忍耐,要是这样,你说我是反普罗派,我说你是反普罗派,徒在文字上争一个上下,便算是普罗运动了。那么普罗世界也在我们眼前早已实现了。日本文坛上,显著打着旗帜的是战旗与文艺战线两派,原则上都说是倡导普罗文学的,事实上却在使着枪法相骂,以显自己是真正道地普罗文学者。要是把这些人的骨烧了火,煨了灰,恐怕也还嗅不出一一点普罗气味吧!一样的,还是浅薄无聊。……”

H君脸上的微笑,渐渐地浓厚起来了。他似乎在说K君这样偏激的言调,虽然不免有许多欠周到的地方,但也还是可爱的。

“不要这么急切呵!”H君又接着说了,“王国不是黑影,在手掌一开合间,也可算是捉到了。观念形态的斗争,实在也是必需的。普罗文艺的运动,也是取这个形态出现。我们为想普罗阶级的胜利,必需先把握了普罗阶级的意识,要不然……”

“要不然又怎么了?”窗外突然又掺入了这么一句话。我惊奇了。用着故国带来的仪式,问声窗外说话是谁。却原来S君又来访谈了。

S君是我好几年前非常密切的老友,在这次暴风雨一般的中国革命中,也是曾经以铁一般的意志参加过革命。他在民国十四年白热地跑到革命策源地广东去。在民众运动上,在党政上,都相当努力地做过事。我便在那时起和他形迹疏远起来了。革命军出发北伐时,他又在总司令部里担任重要工作。直到清党事件发生,他不知隐没到哪里去了。在去年,才知道他在国内当了半年教员,挨不过精神的苦闷,悄悄地跑到日本来了。于今也已有半年余了,可是他的精神的苦闷,似乎还跟着时日之流般绵延伸长。这几夜来,和我们一起座谈,总不胜感慨地不到莹莹的泪光映着淡淡的灯光不止。

S君进来后,坐在我对面的蒲团上。正夹在K君与H君之间。

“又谈什么布尔乔亚,什么普罗列太利亚了吧!”S君开始说了,“是的,在这

世界间,是只有布尔乔亚和普罗列太利亚特两个阶级的。像我们小资产阶级呢,现在,正是这落日的余晖了!虽然不想没落,恐怕,也不大能够了。……”

一时室中充满了无限感伤的情调。脆弱的我,本来是把S君的一生,当作惨痛的一幕悲剧读的。平常一看到他微黑的深锁的双眉,便深切地感到悲剧的意味。此刻S君恰巧背着灯光坐着,面上笼着层薄暗的阴影,更不忍听他凄抑的言词了。

“悲观主义者,又有什么高论要发表了。”K君始终把烟雾罩着面说话。

“我倒没有高论,只是要听你们高论呢。”S君浮着薄薄的苦笑,颤动着朱唇说。

“并没有什么。只是随便谈谈罢了。”H君和缓地表现着沉思的态度说,“只是你所谓小资产阶级,是怎么样的一种阶级,我倒不曾听到过。要请教一下呢。”

“小资产阶级吗?哈……”S君悲凉地笑,“你我,都是这一阶级里的人物。他呢,就经济地位上说,实在是个无产阶级,所谓是普罗列太利亚特。可是就根性上说,过去的教育,环境,使他成了个布尔乔亚了。一切的行动,一切的习惯,一切的用度,初看去都俨然是个资产阶级里的人物。于是为想维持他的地位,又不得不从事借贷,小资产阶级便这样地成立了。无产阶级里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地位,已经沦落到非人的地位,人与人间的信用,不,魔王们对他们的信用,是完全丧失了,便想借债也无从借起。断不能越雷池一步做个小资产阶级者。然而他呢,魔王们正想利用他们的才能,先把他们养成个小资产阶级者,终于呢,没落在永世不能超拔的深渊里了。……”

“呵!呵!呵!好个小资产阶级的命运。”K君又接着燃起了一支烟。“这个呢,也是小资产阶级者的必需品。”他说着挥着烟支。

“但为什么一定到于没落地位呢?”H君疑信参半地问,似乎他自有内在的光明。

“就看我自己一身吧!现在还不是一天天趋向没落的路上走去吗?”S君又微微地掀起了感伤的情调了。“我这两年来生活与心理的变迁,就是个没落的象征。好的,K君,请你给我支香烟,趁老友×君在座,不妨把我这过去的事说一说。……”

他茕然地看着我,我被笼罩在他眼光下,宛如凜然地堕入在冰冷的深渊里一般,全身流过了一种惊心的冷水。

“从我对于革命失却了信仰以后,于是我便徘徊在十字路口了。”他吸了口长烟说,“我有时,正也想‘悲痛地自白’一下,跟着大人先生们,去效犬马之劳。然而我立刻便会感到如噩梦般醒了转来,发了一身冷汗。我呢,已经无从去寻找这个‘我’了。我常常深夜自咒。就中国一国论,也有四万万同胞,自己多不过是四万万分之一。要用四万万万分之一的力量去掀动巨大的波浪,这当然不免妄想。同时,以这四万万万分之一的影响的微细,便回头过来,跟着大人先生跑,也未必会落下何等大的罪恶。大人先生即使没有我这四万万万分之一的力量,也还是要向他预定的目标走去的。要是我跟了走,更说不到所谓四万万万分之一的影响了。而我自己呢,正也可像一般走狗们吃到了好骨头。但是再一转念,我的眼泪先已宣告了我的罪业,我这种数字的头脑,实在把社会看得太简单了。而且如其一个人的行动,显然地违反自己的思想,这无异于宣告自己的死灭……我为什么要在这中间生存呢?我不可以更进一步地探求生命吗?勇敢呀!振作起来,眼前是我的太阳……”

“又迂腐起来了!”K君憎恶地说,“什么死灭?什么眼前?什么太阳?不太玄学气味些了吧!你所有的还纯然是前期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吧!……”

“是呵!浪漫主义的热情,正也是我们小资产阶级特有的产物。由这热情反映到文艺上去,于是又有所谓坐咖啡店的革命文学家,不切实际的普罗作品。我呢,正也想向这一面走去。然而不幸的,却是我竟也如你看出我的毛病般看出了这点。于是我又不得不徘徊起来了。雪絮一般的忧愁,填满了我的心胸;流水的凄凉情调总日地震动着我的精神。我将怎样走我的路?……”

S君的语词在我望去。此似乎很难继续了。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一切的青年都是这样。”H君始终是冷冷地说,“离开了群众,便也失却了自己。——因为自己已经不把自己当作群众之一了。”

“是的。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还是在失却了的自己中去找自己出路,便像跟影子赛跑一般深以为我的希望都在这里了。孰知事情的结果,却多么奇特呵。”

“文章又要转到那里去了。”已经丢了香烟抱着膝装作静听的K君又说了句调侃的话。

“现在且让我说下去。我就是想从政治的漩涡中走出来,来安排一下我自己的生活,过我一生了。我于是承了友人的敦请去干教书匠的生活。”

“谁知我又不忍看到我自己的生活的映画了呢。×君，你总知道我吧！本来是个沉默寡言的我，本性何尝配过政治生活。然而终于卷入在革命狂潮中，这期间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痛，作我原动力。人家说‘恋爱失败了，革命去’，我呢，全不如此，因为我已是个有妻子的丈夫了。然而我的一种不可告人的隐痛，也就在这里发生。”

“我想遗忘一切。我最初求之于文艺。然而自己很知道自己的才能，在文艺中，我不能表白我一切的深入的痛苦，使我像呕吐般会感到清爽。于是我要求个最大的力，来遗忘我的一切。我知道‘作业’，是很好的。然而在‘作业’中，我看出了社会的矛盾，阶级的压迫，生活的残忍。我渐渐从自我范围内逸出，我于是从事研究社会主义的书籍，一年后我抛弃了我自身的一切，献身给社会，我的政治生活便这样开始了。我的确遗忘了一切，我自身的一切。妻给予我的侮辱，妻给予我的自杀的威吓，妻给予我我的不调和的苦痛，我都拍一拍胸膛说一声，‘算了’。”

“我走上了我的路。……”

“朋友！走上了这路是可贺的。我也走上过这条路。所以现在我成了个这样有理智强硬的人了。”K君又敬肃地然而又带些滑稽的情味说。

“不要阻拦了，K君！……让S君说下去吧，怎么你又不忍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映画了呢？”H君说。他的眼光照着S君面上的薄暗。

“因为我又记起了我过往的一切，于是我重温起六年前——不，九年前了吧——的苦痛了。”

“但从另一面说来，这个苦痛的唤回，自然有它的直接的原因。因为去年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学生了。”

“一生都是在冷酷中过生活。世界中，有所谓恋爱的事有所谓男女的爱情，我终以为仅是文人笔头上的言词。每逢到友人们侈谈恋爱时，我便暗自数着自己生命的痕迹，中间有没有如友人所说般的恋爱的事，结果当然是落空。于是我又把我们夫妻生活——可怜的天，看着吧！十七岁的我，便有了所谓妻这个东西了，在这悠久的历史中，不必说没有像友人所说那样的恋爱的意味。而且只有努着的嘴，白着的眼，怨恨的声音，打狗骂鸡的表示。天！可怜见的，这是如何样的刑罚！”

“然而前年我竟尝到了女人的温柔的滋味。不，这就是所谓爱情的滋味吧。”

“恕我不能对你们说出她的名字,反正说出了,你们也没有印象。……”

“是的,请你快说下去吧!”K君像渐入佳境般地凝神谛听了。

“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时候,我们学校到西湖旅行去。西湖作了我们的证人,结合了我和她。我们到灵隐寺去玩的时候,是雇着汽车去的。我因为车中的学生坐得太挤了,坐在汽车的前头。她因为最后上车,没有了位子,便也坐在我身旁。当然,这是没法想的。女性始终是和男性搏斗着的。最初是女性用着诱敌的手段挑拨,接着是男性鼓着豪勇进袭。最后却又是女性显了个神通逃到不知哪儿去作第二次的诱敌了。此时,便是她诱敌的初步吧。虽然我那时也想到这点,然而终于坠其术中了。”

“她和我并坐着,很亲爱地说着各种的话。我也相当地献着殷勤,终于因为碍于学生的视线,也就抑压着热情,假装着道学架子。……”

“是的。”久久沉默的我,此时也加入了,“因为我们都是青年,生命力正旺盛。无时无刻不在求其发展。以前你以你的热情发展在政治上。此刻你的热情自然会向爱情上发展。所谓自杀,所谓烦闷,多不过都是生命力受了抑压的缘故吧!”

“哈哈!真是一对哲学家!”K君不胜焦躁了,“我简直莫名其妙!S君请续下去!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咧!”

“唔,小说!”H君也附和着。

“不,不是小说,是一首诗呵。恋爱是诗的。现在我居然和一个刚从少女地位出来的处女,谈起恋爱来了,还不是诗吗?而且实际上,我自己也有点感到莫名其妙。我和她的感情,竟超乎一切之上,有绝对不同的意味。白鸽的羽毛般纯洁,小羊般的真挚。……自然,我是受过唯物思想洗礼的人,不应该有这种感情。同时,也应该无所谓有恋爱的事,但我一壁尽管在反对,一壁尽管在承认。”

“举个例吧。那时,我回了校,学校里的艺术教员密司L,又不知怎么跟我非常友好了。每每一块儿出去散步,在人家的心目中,以为这一对,总是所谓情人这样的东西了。其实并不然。密司L,对我虽然不能说没有真挚的感情,然而我呢,却并不爱她的灵魂。我只喜欢她肥胖的肉,短短的旗袍,闪闪的足腿,灵动的臀部。……”

“哦!臀部!你也是个臀部主义者吗?”K君以愤慨日本人电影上不许接吻的气概来欢迎这臀部主义。“我在上海做工作时,便是个臀部主义者,跟着女人的臀部跑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曾经做过一册臀部哲学可惜没有出版的地方。……”

“好了，你们寻到了同志了。”H君说，“且请你慢讲臀部哲学吧，S君，可是你怎么会不爱这个‘摩登蔻儿’（Morden girl）呢？而且，终久，所谓灵魂这东西是在哪里的呢？”

“是的，我不爱摩登蔻儿，我偏爱我的学生——古典的她。这就是我人格分裂的象征。我每次和密司李出去玩，或是上酒楼，没有不紧紧地握一会她的手不放的。直到她叫了痛，求了饶，我才感到畅快。有时，乘酒醉了，还扶着她的肩，唱，在酒后灯昏的夜晚归来，我还是围抱着她的腰，黏着她的颊的。然而我并不爱她，我只是残忍地待她。”

“这是一个明白的例。那一天我约了几个朋友，在距校三里路的某湖上泛船。艺术教师密司L和体操教师走过了。我请他们下来。体操教师是托着事走了，她却徘徊起来。于是我带着妒意地说，你跟上去好咯。但她笑了一笑，终于叫我把船划了过去。她下船了。”

“当然是逼着她唱歌。她可不允许。于是所谓男子的残暴，我尽量地表现出来了。我震荡着船，恐吓着她，她几乎张着两手抱了拢来，叫，终于嬉笑地允许了唱歌了。”

“一曲之后，总是第二曲。不允许，于是换过方法来，用桨拨水。她又屈服了。”

“也有时，密司L在我房间里的时候。古典式的她，我的学生来了，我立刻便会从和密司L会谈中转换过来，终于冷冷地对着密司L，温柔地对着她倾谈了。”

“虽然不说话，只要是相对一室，便也会有深沉的意味。可是一到她去了，世界便在我眼前整个沉默。有时竟会念出：

‘应是她来的时候了，

偏了风打着窗帘。’这样的诗来。”

“快放暑假的时候，L对于我似乎有点不忍分离了。她要去的那一天上午，到我房间里来了三次。最后一次我终于抱着她接了个吻。偷尝着处女的吻，是罪恶的。我当时这样一想，朱唇相吻着时，竟感到冰一般的冷了。她此时，才很惹人爱怜地说声‘唔’！然而终于分离了，永远地分离了。这样我又有什么呢，我只觉得我的骄傲。”

“然而对她呢，却终于屈下膝来了。……”

“真的，你向你学生跪着请求了吗？了不得！”K惊惶地说。四人都笑了。

“不。事实上当然没有。然而我因为恋着她，莫名其妙地恋着她，所以精神

上是向她屈下膝去了。”

“然而暑假终于也给我们隔离了。我那时跑到杭州避暑去，借住在抱青山庄里。每天期望着她的来信。可是偏不想要的密司 L 的信，却每来填补期望她信时的失望。”

“我每晚抱着她的绣枕，流着汗过夜。我每夜努力地把和她玩过的事想了起来，希望能形成个好梦。在清朗的电灯光下，她如何问着我的家世。在她病床上，她穿着单衣，如何问我近来为什么喝酒。在饭后的空场上，夜影渐渐罩了下来，如何把我们的密谈双影罩在一起。在柳条各带的堤上，我们如何握手言别。——不，我说错了。我们的爱是纯洁的，我不曾握过她的手！她彼时是我的女神，我断然不敢亵渎她的。——然而，这些都是一万分明了的过往的事，不是我能把握得住的梦。过往的事逝了，我的梦也无从把握起了！”

“我得到了她的消息了，知道学校方面已注意我行动起来了。自然不免于这些女人方面也牵连了些。”

“我便决心来到了日本。……”

“咦！这不像小说的结局！”K 君不觉奇异地急遽地问，“这老手笔该打！正是‘克拉马克斯’（Clamarx）怎么不好好地‘拨罗咦’（Plof）一下子，发展下去呢。”

“当然不是结局的时候，便和密司 L 吧，还是藕断丝连通着信呢。——啊！藕断丝连这是个如何适合的形容词呵！现在却可用到在她身上了。”

“我和她通信中，没有一句说到爱情上的话，然而每当我握起笔来写给她的信，我的心总跳动得透不出气来。我以为天下最粗暴的情书，便是写上了‘我爱你’三字。拿破仑写给他情人的信写上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连续的好几句。所以终究不免是个拿破仑。我呢，却写得句句有深长的意味，却又句句不着迹痕。可是她的回信，总有些对于我的用情不免茫然。”

“我自己很知道，在和女人交接时永不会失却丈夫气的。所以我的面貌并不漂亮，像现在呢，下巴上已长了长长胡须了，更说不上漂亮。但我已有一种吸引女子的力量。尤其是已经作为人妻的女子，更容易为我吸引。我的友人中，尽也有对于恋爱，办外交，一般的，要讲应付手段。可是我却非常质直，所以引起女子的注意，怕也是丈夫气这一点占了优势了吧。可是，一写在信上，便要‘做文章’了，我陷在丈夫气下的细腻的性格，便在笔下流露出来。女子呢，总是粗暴得多！未必会领解你这细腻。……”